

反意外:表轻转“只不过”的语用本质与演化动力^{*}

陈 禹

提 要 以“只不过”为代表的轻转标记一直是转折研究非常关注的方面,但已有语义—语用分析都存在难以回避的困难。本文从转折的语用本质出发,厘清轻转与重转实际上分别属于语气扬抑的不同偏向。研究表明,两种语气偏向不是互补对立,而是极化对立,从而从重转的意外性质推导出轻转的反意外性质。比较近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语料,“只不过”的演化脉络可描述为:限制副词-轻转连词-话语标记。反意外兼具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为“只不过”的语用化提供关键动力。

关键词 “只不过” 轻转 重转 反意外 语用化

○ 引言

“只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转折标记,多用在表示转折的小句之首。比如:

(1)里面的灶台还依稀可见,只不过,灶台上落满了长年累积的泥尘。(梁鸿《中国在梁庄》)

(2)人世间的变化本就很大,只不过这地方的变化也未免太快了些。(古龙《天涯·明月·刀》)

例(1)(2)中的“只不过”可以换成“但是、可是”,表示前后小句的转折关系,然而这种转折关系的转折程度略显轻微,邢福义(2001:296)称作“轻转”。邢先生把轻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程度上的轻微转折,转折小句句末可加上“而已、罢了”,如例(1),称作有限转折;二是口气上的轻微转折,转折小句句末不可以加“而已、罢了”,如例(2),称作弱化转折。

在“轻转”标记中,存在“只是”“不过”“就是”三个主要成员。“只不过”的功能与“只是”“不过”比较接近,离“就是”比较远。邢先生(2001:300)认为“就是”标记的转折小句显示的是关键之处。反推之,这是否意味着“只不过”“只是”“不过”所转折的信息仅仅是枝节的、次要的呢?

王起澜等(1989:195)主张“轻重对比说”:跟“但是”相比,“只不过”把重点放在之前的小句上,之后的小句只是作出补充修正。但前后小句是否是重点,并没有充分的形式依据。另一研

作者简介:陈禹,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是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电邮:hkchenyu@hust.edu.cn。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编号:2019WKYXQN005)的资助,曾在第一届“语法·逻辑·信息”青年学者学术工作坊(华中师范大学)全文报告,得到朱斌、荀恩东、陈振宇、唐正大、徐贝贝、陆方喆与王玉红等老师的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提出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特致谢忱。文中错误,作者负责。

究角度是从“只是”“不过”入手,因为“只不过”被认为是“只是”与“不过”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只是”“不过”,王维贤等(1991:193)提出“估价说”,即前一小句虽然蕴涵后一小句事件/状态发生的可能性,但即使后一小句的事件/状态没有发生,说话人也认为无关紧要。换句话说,“只是”“不过”的信息价值不高: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不相上下,提出来显得鸡肋。“只不过”继承了“只是”“不过”的这层意思。但是王岩(2007)发现“不过”可以引出新的话题,并且“只不过”也有此功能。比如:

(3)200块钱不算多,不过/只不过对于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却是他一年的学费。

在句中引出新的话题,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信息。只有值得注意的事,说话人才额外打开话题来说,所以“估价说”也存在可讨论空间。史金生、孙慧妍(2010)主张“限制补充说”,即“只是”是对前一个小句追加说明的情况,追加的说明可以是对前一小句的限制,亦可以是对前一小句的补充。“不过”也具有这种功能。在此解说框架下,“只不过”同样可以表示限制补充前一小句的功能,从而跟正反对立的转折与因果违逆的转折相区分开来,因为“只”与“不过”在汉语史中都曾作限制副词,由限制副词发展成限制连词,符合汉语史的一般规律。但问题是,为何限制连词会浮现转折的意味?此外,因为“不过”除此功能之外,还有语气转折功能,那么,“只不过”到底表现限制补充功能,还是语气转折功能?若是前者,转折就有疑问;若是后者,语气转折如何定性又成了新的问题。

前贤研究提供了深刻洞见,但转折标记“只不过”的轻转性质与特征尚存探索空间。如果重转与轻转作为转折关系的基本类别,那么弄清所谓“轻”跟“重”究竟发生在哪个层面上,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其次,这种“轻转”为什么会出现,其背后的功能机理如何运作,也亟待合理解释。最后,“轻转”现象反映了语言系统中的哪些运作规律,这是本研究寄希望的落脚点。

一 何为轻转?

要弄清轻转的性质,有必要先弄清其上位概念——转折的性质:究竟转折在哪个层面上发生?尹洪波(2014)指出否定与转折之间关系密切,因为转折一般认为是语义上的对立,而语义上的对立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否定。吕叔湘(1982:340)对于转折的论断使尹文相信广义的否定其实是一种预期的偏离:

所说不谐或背戾,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因此由甲事到乙事不是一贯的,其间有一转折。(《中国文法要略》)

由此可知,某一事件或状态(记作背景情状)通常带来或伴随另一事件或状态(记作预期情状),但实际出现了与之不同的事件或状态(记作现实情状),现实情状跟预期情状相偏离,从而造成现实情状与背景情状之间的转折关系。这是最直接的转折,但还存在更复杂的情况。尹文还给出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4)a. 这套沙发质量好,但是价格不高。b. 这套沙发质量好,但是价格高。(尹洪波 2014 用例)

两句话都可以说,背景情状一模一样,而现实情状截然相反。这意味着两例的预期情状定然不同:例(4)a的预期情状是“质量好的沙发价格也高”,根据的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社会常识,现实情状是价格不高,与预期情状相违背,故发生转折;例(4)b的预期情状是“质量好的沙发让人想买”,根据的是“人都想买质量好的商品”的趋利心理,现实情状是价格高,并不与预期情状直接冲突,但是沙发价格高可推理出让人不想购买,根据的是“买价格高的商品不划算”的

避害心理,现实情状的相关推理与预期情状相违背,故发生转折。所以,转折跟预期情状有关,预期情状是说话人的主观信念;同时,转折跟现实情状有关,现实情状与预期情状所抵牾的情状分成两种:一是现实情状本身,二是现实情状的推理。现实情状的推理依然跟说话人的主观信念有关。因此,一个合理的假设是:

转折发生在语用层面,其发生条件依赖于说话人的主观信念。

就本质而言,转折与其说是一种语义范畴,毋宁说是一种语用范畴。除例(4)这种对立格式之外,转折的语用属性还有来自互动语言学的旁证:转折标记发展出强互动性的用法,跟所言内容本身语义的关联不大,而主要反映说话人的交际状态。姚双云(2017:297-299)分析在日常口语中,“但是”已经发展出几种互动用法。请看其中两个例子:

(5)我在家里试穿一下发现非常好看。但是(说话人沉默5秒)

(6)其实我认识的人真的还有的还蛮有钱的,但是还比较有钱肯定不是那种富豪型的,但是富二代或者是,但是我觉得喜欢很重要。

以上两例转写自电视访谈节目。可以明显看到,作为典型转折标记的“但是”在例(5)中成为说话人顿时语塞,作为让渡话轮的话语标记;在例(6)中是说话人为了维持话轮,作为追补信息的话语标记。两例的共同特点是在语义上几乎找不出语义上的直接对立,更多的是前后小句在各自预期上的相互对立,即间接转折(尹洪波 2020)。间接转折是说话人故意营造出自己当前陈述的预期跟其设想的听话人预期相冲突的口气。这意味着,在日常口语中,但凡说话人认为所持信息与对方预期冲突,即可采用转折手段。虽然以上例句可能是较为边缘的用例,但至少说明转折关系已存在显著的语用性。

边缘用例固然跟语用关系密切,但典型的转折也深受语用影响,尤其是语用预期的影响。尹洪波(2020)将典型转折的预期细化为结果、蕴涵、规约、隐含四种预期情状,四者都有赖说话人的认识状态。转折是说话人对常规认识状态的偏离,所以应当看作一种语用手段。不过,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预期偏离中的“偏离”?如果转折是语用的,跟说话人息息相关,那么偏离是否依然是认识状态层面上的?偏离有没有方向性?

根据一般理解,预期跟预设(presupposition)相关,因而直接跟人的认识状态发生关系,但尹洪波(2020)指出:“预期偏离折断了惯常的事件关系链条,使得本来相关的两种事件或状态不再相关,在人们心理上造成逆转。”可见,预期偏离不仅造成说话人认识状态变化,说话人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变化。而转折多是对已有预期的违背,预期的违背所造成的事与愿违的最直接的心理变化是情绪变化。如果预期偏离包含情绪的变化,那么这种偏离至少有两种基本方向:一种是情绪的上扬,另一种是情绪的平抑。比如:

(7)他实在佩服这个伙计,但是居然还有两个更叫他佩服的人出现了。(古龙《圆月弯刀》)

(8)难道他刚才说的话伤了她的心吗?可是他都愿意送她回去了……(于晴《红苹果之恋》)

例(7)(8)中,如果单纯从认识状态上分析,都属于跟现实情状的推理情状相抵牾的复杂转折,或者说间接转折。但如果从情绪态度上分析,偏离的方向非常明显,例(7)是从转折前小句到转折小句,说话人情绪上扬,转折小句出现了表示意料之外的副词“居然”,根据陈振宇、杜克华(2015)的意外三角模型,意外是一种感情强烈的情绪。而例(8)的转折前小句是一个反问句,虽然反问可能并非强情绪,但是有标记“难道”加强语气,使得该句情绪态度较为强烈,而转折小句只是一个普通陈述句,说话人情绪得到平抑。一个合理的推论是,情绪的明显变化同认

识状态变化一样,也可以直接使用转折手段进行标记。该猜测如果可以成立,所谓重转与轻转的不同就可以归于情绪变化的两个方向。“只不过”在情绪变化的两个方向表现出对立。比如:

(9)你,不也到过苏联? **不也**曾加入过共产党嘛? 只不过(只是/不过/*但是/*可是)你从徐锡根改名为冯琦罢了。(胡辛《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10)他**居然**还能跳起来,只不过(只是/不过/*但是/*可是)两条腿还有点软软的,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古龙《陆小凤传奇》)

(11)它们伴你多年,你习惯了而且得心应手,但是(可是/*只是/不过/*只不过)**难道**就世代相袭永不革新了吗?(《读书》1983年第57卷)

(12)中国队虽然扣球得了36分,但是(可是/*只是/不过/*只不过)**竟然**还不如日本队的44分。(新华社报道2004-8-25)

例(9)到例(12)中使用黑体的成分是反问与意外标记,均表示强烈情绪,出现在转折前小句说明转折后情绪平抑,出现在转折小句说明转折后情绪上扬。我们发现,“只不过”只能出现在情绪平抑的转折句中,“只是”“不过”与之类似,而“但是”“可是”的接受度明显不足;“只不过”不能出现在情绪上扬的转折句中,“只是”与之类似,而“不过”往往可以接受。结合上文所提到的,“只不过”和“只是”都被归为典型的轻说转折标记,而又只能出现在情绪平抑的转折句中;“但是”和“可是”一定程度上排斥情绪平抑的转折句,而倾向出现在情绪上扬的转折句中,这种情况多被认定为重转。所以,无论是程度的降低,还是口气的减弱,轻转发生的语用条件是说话人情绪的平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轻转的主要成员有“只不过”“只是”“不过”三类,但在例(9)—(12)的测试中“不过”既可以作轻转标记,也可以作重转标记。而“只不过”和“只是”的区别比较微妙,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可以替换的,但“只是”的“是”是一个高频词,又不能像“但是”与“可是”缩略成“但”与“可”一样缩略成“只”,因为“只”没有连词的用法。因而作为连词的“只不过”的适用语境比“只是”多出一种后接“是”的情况。比如:

(13)这些东西无所谓好坏,只不过(/*只是)是一些和人类生活不能分离的天赋的性质而已。(林语堂《世相物语》)

因此,“只不过”作为最典型的轻转标记是恰如其分的,“只是”也较为典型,而“不过”处于轻转与重转的边缘地带。

二 为什么要轻转?

轻转的情绪平抑功能未必一目了然,转折前小句与转折小句的口气可能都很平稳。情绪的平抑是轻转现象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必要性。所谓必要性,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我们发现“只不过”对于例(4)两句的替换出现必要性意义上的对立,如下所示:

(14)a. 这套沙发质量好,只不过价格不高。(×) b. 这套沙发质量好,只不过价格高。(✓)

以上两句,转折前后两小句看不出明显的情绪变化。当然可以在(14)b后添加“而已”“罢了”,但这只能证明(14)b有情绪平抑,却无法解释(14)a为什么没有情绪平抑。也就是说,在具体语用中,如果轻转是一种情绪平抑的手段,为什么说话人要使用这种手段?什么时机需要使用这种手段?

我们发现,如果把“只不过”换成“偏偏”,句子的接受情况截然相反^①:

(15)a. 这套沙发质量好, 偏偏 价格不高。(✓) b. 这套沙发质量好, 偏偏 价格高。(×)

“偏偏”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转折。前文论证到“只不过”代表的轻转,所排斥的情况正是重转,也就是情绪上扬的转折复句。而例(15)显示“偏偏”恰好能适合重转的语境,而不适应轻转的语境。这意味着“只不过”和“偏偏”表转折的语用环境是对立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提取“偏偏”的语用环境,反推“只不过”的语用环境,即排斥与逆反“偏偏”的语境。

石定栩(2017)明确指出“偏偏”的核心语义是一种言者的主观判断,表达一种事与意违、事与料违的惊讶、诧异反应。惊讶与诧异跟上一节提到意外本质上是相同的,不仅与反预期用法有关(陈前瑞 2018),而且还伴随着强烈的情绪。陈振宇(2020:285—287)指出转折复句包含大预期和小预期两种推理模式,其中小预期的推理模式正是“偏偏”所在的语境:在言者看来,满足前提的条件下,发生某件事的概率很低,从而令人感到意外。

如例(15),从常规预期而言,“沙发质量好”的大概率推理是“价格高”,因此可以形成“沙发质量好,所以价格高”这样的因果复句;而“沙发质量好”的小概率推理是“价格不高”,因此可以形成“沙发质量好,偏偏价格高”这样的强转复句。这样一来,如果“只不过”与“偏偏”相为逆反,是否说明“只不过”仅适用于大概率推理的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使用“只不过”的转折复句不能转化成果因果复句,没有明确形式手段证明轻转跟大概率推理有关,如下所示:

(16)当我们背过身,或者闭着眼的时候,电子一定在某个地方, 只不过(*所以)我们不知道而已。(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从事实层面上,概率小的事件引起意外,概率大的事件造成非意外,这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一组对立。然而“偏偏”和“只不过”的对立却不发生在此层面。这是因为对立其实分为三种情况——互补、极化、逆反。其中“有”和“无”就是互补对立,因为不是有就是无;“黑”和“白”是极化对立,还存在其他颜色,只是在吸收光线方面占据了两个极端;“买”和“卖”是逆反对立,其实两者是从相反的视角看同一事件或关系。

我们认为,轻转和重转的对立不是互补对立,而是一种极化对立。因为“偏偏”与“只不过”不是意外与非意外的互补对立:意外与非意外是以小概率推理与大概率推理为依据,大小概率推理之间是互补关系,却又无法合理解释“偏偏”与“只不过”的对立。轻转和重转的对立又显然不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视角,故排除逆反对立。排除了一切的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真相:轻转和重转的对立是一种极化对立,“偏偏”与“只不过”是意外和意外的极端反面的对立。问题是,意外的极端反面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反意外。

反意外(counter-mirativity)指所言信息不仅是在说话人意料之中,并且在说话人看来,该信息是众所周知的或者是早有铺垫的,从而表现出一种轻描淡写、不在话下的语气(陈禹 2018, 2021a)。反意外是跟意外(mirativity)的冲突,是说话人认为该信息并非不意外或者与意外无关,而是不应该意外;同时认为听话人表现或者期待的意外,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反意外的这种冲突性,也就走到了意外的极端反面。

Aikhenvald(2012)刻画出语言中意外范畴的五项特征:1)恍然大悟(sudden discovery), 2)惊诧(surprise), 3)准备不足(unprepared mind), 4)反预期(counter expectation), 5)新信息(new information)。“只不过”都有截然相对的反意外用法。

首先,针对恍然大悟,“只不过”可以表示显而易见。比如:

(17)他在笑, 只不过 无论谁都应该看得出, 他的笑是多么勉强。(古龙《陆小凤传奇》)

(18)这种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只不过 别忘了 现在的公立学校的环境跟二三十年前可是

大不相同了。(贾黎黎《男人四十》)

上例中,“无论”引导的条件小句和话语标记“别忘了”都标识着其后的事件或状态非常明显或者众所周知,“只不过”都可以替换成“毕竟”,有提醒对方不应忽视另一方面,辩证看待问题,并且这方面是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储泽祥 2019;陈禹 2021b)。

其次,针对惊诧,“只不过”可以表示舒缓。比如:

(19)那好,我也不麻烦了,我相信少爷有办法解决,只不过呢,上楼后自己还是得小心点。

(连清《结婚指令》)

(20)从香奈儿的精华液到 10 块钱 3 双的袜子,他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拦。只不过啊,人家一天只卖一样儿,5 折那是低的,基本上都是 3 折起。(天津广播电台《新闻夜谈》)

上例中,语气词“呢”“啊”直接放在“只不过”之后,停顿较长,主要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杨德峰 2018),说明“只不过”可以反映说话人不急促、不激烈、较为平和的态度,而唯意外标记“偏偏”排斥后接语气词。

再次,针对准备不足,“只不过”可以表达准备充分,比如:

(21)文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文”即是文身之意,只不过文的部位是眉而已。(佚名《养生与健美方法 100 例》)

(22)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白冰《现代人为什么喊累》)

“而已”和“罢了”一般被认为是主观小量标记(方绪军 2006),但结合上例的语境,说话人认为的信息量小是因为在上下文有交代,或是依常识可得,传达一种胸有成竹、不在话下的意味。说话人充分准备的口气致使该小句有一种可以不必言说之义。

另外,针对反预期,“只不过”可以表示解一反预期。比如:

(23)我说其实这都是案子,只不过领导查不过来。(王小波《黄金时代》)

(24)其实我坏着呢,只不过看着老实。(王朔《动物凶猛》)

上例之中,“其实”是反预期标记,“只不过”所偏离的是“其实”所标记的反预期信息,也就是表示解-反预期信息。解一反预期是说存在反预期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解构,以表明对方预期也有道理,整个事情不足为奇(袁毓林 2012:198—199)。

最后,针对新信息,“只不过”可以配置已知信息,比如:

(25)千姿道,“我并没有爱上他,只不过觉得他很特别。”(张欣《岁月无敌》)

(26)自己并不是一点不会总结,只不过那总结没有什么花草。(张世旭《将军镇》)

上例之中,“只”+否定成分表示某看法的反驳(吕叔湘 1999:86)。“只不过”在此可以替换成“虽然”,即表示纵有坚决反对,却必须在一些基本事实上进行让步。让步的事实是对方早已了解的已知信息,本质上削弱了反驳的语力,希望达成共识。

综上,轻转对于说话人而言,实际上是传达一种反意外信息。反意外不是意外的补集,而是意外的镜像,“偏偏”与“只不过”正好是意外与反意外的代表性标记,但两者都可以表示转折,只是出现的语用条件截然相反,这也正是重转与轻转的区别所在,如图 1 所示:

由此可见,转折的分化跟意外极性有关:意外的一极实现为重转,反意外的一极实现为轻转。意外造成转折尚好理解,但为何反意外也可以促成转折?轻转标记的形成与发展又反映了现代汉语语用系统的什么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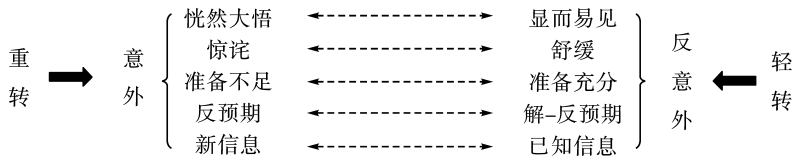


图1 重转与轻转的极性对立

三 轻转所反映之规律

重转为意外所致,轻转为反意外所致。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反意外何以能够实现为转折?我们认为,反意外对“只不过”的演化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只不过”的转折连词用法一般认为是从限制副词用法发展而来,早在宋明时期就已见不少用例。比如:

- (27)如大人心中千重万折,赤子之心无恁劳攘,只不过饥便啼、寒便哭而已。(朱熹等《朱子语类》)
- (28)蔡妻樊氏幼习阴书,学得驾空腾虚之法,只不过一妖术耳。(罗贯中《隋唐野史》)
- (29)蟒衣是象龙的服饰,和皇上所穿的御袍相像,只不过少一爪子罢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上例中,“只不过”充当限制副词,可解释为“仅仅是”,限制后面整个小句的事件,表达事件的类别少、价值低、程度轻。但由于“只不过”这种用法出现位置较为特殊,正好是两小句之间,所以原单句“主语+谓语₁,只不过+谓语₂”非常容易发生重新分析,变成“小句₁,只不过+小句₂”,在清代的某些语料中,前小句出现了让步连词“虽然”或“虽”,更加剧了“只不过”的转折解读,比如:

- (30)虽然将那些守军招来,展动落魄幡,拿小军作敌军,只不过稍迷其性,断不至有性命之忧的。(唐芸洲《七剑十三侠》)
- (31)老实和你讲罢,我和他虽然彼此有些意思,只不过大家讲几句笑话罢了,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张春帆《九尾龟》)
- (32)若说天霸虽是英勇,只不过道听途说,我又不曾见过,品貌武艺究竟如何?(佚名《施公案》)

上例中,“只不过”还出现新的变化,作限制副词时由于是对后文事件的限制,所以在会话语境中多呈现先平铺直叙,继而情绪态度加以抑制。连词的用法中,将这种情绪平抑的语境意义逐渐变为“只不过”的固有意义,以致出现轻转的意味。邢福义(2001:296—298)的有限转折与弱化转折的区分体现的正是从语境意义凝固为词语固有意义的过程,有限转折依然是跟随语境所述事件某种程度的降低而增添的转折标记,轻转的重心依然是语境意义;而弱化转折是语境中已无显性的程度降低,而是用轻转连词反映说话人的轻转口气,轻转的重心已经落到连词意义之上。由此可见,轻转之轻是语境吸收的结果。

检讨“只不过”重新分析与语境吸收的脉络,可发现反意外是促成演化的深层机制。其一,“只不过”之所以出现于后续小句,并悬置句前,很重要一点是,对类别、价值、程度的限制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因而“只不过”相当于句子命题的高层谓语,作为饰句副词位于小句之首;另外对类别、价值、程度的限制相当于轻说,是反意外的重要属性(陈禹 2020a)。这说明,在限制副词解读中,已出现反意外功能。而反意外信息的出现,往往需要铺垫一个可以逆反的意外情景,这就意味着表反意外的小句多承接上文。因此,反意外由限制副词语义牵引而出,又因自

身主观性与承前性定位“只不过”于后续小句之首。其二,“只不过”之前小句会出现“虽然”、“虽”等转折标记,亦与反意外的性质有关。无疑是反意外范畴的重要性质之一,因为普通的疑问往往伴随说话人的意外,而对意外的逆反一定是说话人坚信不疑的。但在话语中,说话人呈现无疑的信息,一定是针对语境中可能造成疑窦的“靶子”加以解释,而“虽然”、“虽”引导的让步小句恰好可以建构这样一个“靶子”,使表现出无疑语气的“只不过”小句不至生硬突兀,显得顺理成章。

由此可见,反意外用法为“只不过”转折义的演化提供了句法位置,也提供了语义铺垫。不止于此,反意外还在继续对“只不过”进行语境扩展,将之推向话语标记的转变。在当代汉语的语料中,我们找到不少前句已煞尾,“只不过”却另起一句的用例。比如:

(33)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梁晓声《冉之父》)

(34)肖济东说我想法子帮你再租给别人**吧**。只不过现在还有点麻烦。(方方《定数》)

(35)我才懒得管这些事儿**呢**。只不过,照片为什么摆在这儿?(陈建功《皇城根》)

以上三句,“也好”“吧”“呢”都有煞尾结句的作用,并且句末也使用了句号。“只不过”引导的是一个新的句子。虽然“只不过”依然保留有转折的意味,但前后文的关系已不再是复句,而是句群。在这个意义上,“只不过”也不再是复句中的连词,而是句群中的篇章衔接成分,而篇章衔接成分往往看作话语标记。李晋霞(2020)证明了转折标记相对其他复句单位更容易发展为松散的句群单位,然而究其理据,还是因为反意外语气是提醒听话人不要忽视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因而有转换话题的功能,但受到限制,只能是往小处、低处、轻处的话题转换。话语标记用法的“只不过”突破了对话题范围的限制,将功能扩展为可转换任何话题的一般性话题转换标记,例(35)的疑问,已经是典型的意外语气了,而句前依然可以使用“只不过”,说明“只不过”的使用语境发生扩展:句群中更为松散的语义条件和韵律条件,使之适用于所有需要话锋一转的语境。

限制副词用法制造出“只不过”的反意外语气,发展出轻转用法,反意外语气又在大量使用中磨损,轻转连词“只不过”泛化为话语标记用法。反意外的承上启下作用可见一斑,但更为重要的是,“只不过”的演化较为完整勾勒了实义成分语用化的发生机制。张秀松、张爱玲(2017)、张秀松(2019、2020)系统论述了语用化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于“好说”“可又来”等话语标记的演化的探索之中。所谓语用化指的是词项或者句段在具体语境中获得管理交际或标示人际互动作用的过程。语用化中可观测结果包括:辖域扩大、位置自由化、使用强制性变小、输出项异质性增强。简言之,语用化本质上是一个句法成分逐渐成为一个话语成分,逐渐脱离句法结构功能,确立话语组织功能的过程。从可观测结果上看,“只不过”从限制副词到轻转连词^⑤,再到话语标记的演化路径正是语用化的典型表现:1)辖域上,从谓语扩大到整个小句,再扩大到整个句子;2)位置上,从紧凑到逐步松散,可后接语气词或短暂停顿;3)使用强制性上,从强承前性(必须和前小句保持话题一致)到弱承前性(两小句话题只需有关),再到启下性(引出全新话题),强制性渐次弱化;4)输出项上,从类别少、价值低、程度轻的事件,到带有往小处、低处、轻处说的语气的事件,再到无限制事件,异质性愈发增强。语用化路径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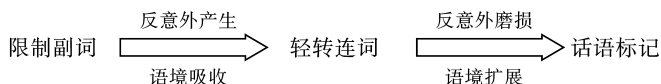


图2 “只不过”的语用化路径

反意外产生促成“只不过”的轻转用法,反意外磨损正在将之推向话语标记的解读。如果

说反意外产生是主观性逐渐增强,那么反意外磨损则显得像主观性减少了,然而,主观性的减少并不是意味着客观性的增加,而是交互主观性的凸显。(丁健 2019)

“只不过”做轻转连词时,反意外语气指出所标记事件是显而易见、毫无疑问的,说话人自己不会造成任何意外,这是其主观性的一面;反意外的不言自明与轻描淡写的特征,同时也是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提醒甚至责怪,即对方不应该忽略另一明摆着的事实,这是交互主观性的一面。限制副词所激发的正是主观性的一面,主观性的一面引申出交互主观性的一面。“只不过”向话语标记的演化,则是交互主观性的一面原来临时的语用意义开始凝结固定,反倒压制主观性的一面。为什么交互主观性会压制主观性,使主观性的部分显得有所磨损?这是因为话语受到视角影响,主观性持有的是说话人视角,交互主观性持有的是听话人视角,这两个视角有互补性的同时也包含有明确的互斥性。当其中一方视角得到强化时,另一方必然要随之淡化。这个道理就如同当说话人坚持要“我口说我心”时,“察言观色”肯定难以实现;当说话人表现出“将心比心”时,“直抒胸臆”肯定格格不入。因此,说话人视角与听话人视角的互斥正是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此消彼长的根源。

不过,更重要的是,反意外的双视角兼容性是“只不过”语用化的最大推动力。根据反意外的内涵:说话人毫不意外,听话人无须意外,可知反意外既有说话人视角的侧面,也有听话人视角的侧面,这意味着反意外其实是主观性到交互主观性的过渡地带。而“只不过”的语用化路径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作限制副词时,“只不过”单纯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不涉及听话人的考虑;作话语标记时,则几乎是为照顾听话人联系上下文而加入的,看不到任何主观性痕迹;而轻转连词的“只不过”一边有说话人的不以为意,体现说话人视角,一边又有打消听话人惊诧,体现听话人视角。这为轻转连词“只不过”自身主观性的塑造与交互主观性的进一步演化提供了动力。所以,反意外这种内在包含两类视角的成分极有可能产生类似的语用化的过程。

四 结语

本文从表轻转“只不过”切入,探讨了轻转现象的语用条件、语用动因与语用演化。我们发现,轻转的本质是说话人情绪的平抑,说话人借用轻转标记是在话语中表现反意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反意外对于“只不过”轻转功能的建立,以及其继续向话语标记演化都起到关键作用。类似反意外标记这种兼具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的功能成分,非常容易造成语用化现象,而重新分析、语境吸收与语境扩展等演化路径也在“只不过”语用化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附 注

①例(14)(15)一定要在中立语境下测试其是否成立,因为增加条件,或许也能成立,但可能是引入了其他语用参数所导致的。

②有一种意见认为,从限制副词到轻转连词应该属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但我们认为由于副词和连词在汉语中都可充当复句的连接成分,且复句是句法与话语篇章的过渡环节,所以说其从非语法项目演化为语法项目、弱语法项目演化为强语法项目与事实并不符合。

参考文献

- 陈 禹 2018 《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陈 禹 2021a 《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形义表现与反意外功能——兼论反意外与意外、解-反预期以及反问之关联》,《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陈禹 2021b 《“毕竟”语义诠释的本质机制》,《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八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陈前瑞 2018 《试论“曾”的反预期与经历义的演变关系》,《古汉语研究》第2期。

陈振宇 2020 《逻辑、概率与地图分析——汉语语法学中的计算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储泽祥 2019 《辩证性:“毕竟”的使用基础》,《当代修辞学》第2期。

丁健 2019 《语言的“交互主观性”——内涵、类型与假说》,《当代语言学》第3期。

方绪军 2006 《语气词“罢了”和“而已”》,《语言科学》第3期。

李晋霞 2020 《从篇章角度看复句与句群的差异》,《汉语学报》第1期。

吕叔湘 1982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石定栩、周蜜、姚瑶 2017 《评价副词与背景命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史金生、孙慧妍 2010 《“但(是)”类转折连词的内部差异及其形成机制》,《语文研究》第4期。

王岩 2007 《表示转折关系的“不过”和“就是”》,《汉语学习》第5期。

王起澜、张宁、宋光中 1989 《汉语关联词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维贤、张学成、卢曼云、程怀友 1991 《现代汉语复句新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邢福义 2001 《汉语复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姚双云 2017 《关联标记的语体差异性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杨德峰 2018 《连词带语气词情况及语气词的作用》,《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尹洪波 2014 《否定与转折》,《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三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尹洪波 2020 《现代汉语转折复句新论》,《汉语学报》第1期。

袁毓林 2012 《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秀松 2019 《话语标记化的性质之争》,《外语学刊》第4期。

张秀松 2020 《近代汉语中语用标记“可又来”的多功能性与语用化研究》,《中国语文》第1期。

张秀松、张爱玲 2017 《“好说”向会话程式语的语用化》,《当代修辞学》第3期。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

Counter-mirativity: The Pragmatic Essence and Evolutive Force of the Conjunction “Zhǐbúguò (只不过)”

Chen Yu

Abstract: The light transitional conjunction “zhǐbúguò (只不过)” is closely studied in complex sentence research, but all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studies are confronted with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iscussion on the essence of transitional sentences so as to clarify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light transitional and the heavy transitional. The cadence of each is mutually polarized, and therefore the mirativity nature of the heavy transitional reflects the counter-mirativity of the light transitional. Based on the early Mandarin and contemporary Mandarin data, the paper holds that “zhǐbúguò (只不过)” is evolved from a restrictive adverb to a transitional conjunction, and then to a discourse marker,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counter-mirativity serves as a key driving force of prag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zhǐbúguò (只不过), light transitional, heavy transitional, counter-mirativity, pragmaticalization

(陈禹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430074)
(责任编辑 罗进军)